

明

史

明史卷三百八

列傳一百五十九

謝廷瀛

黃卷

張緒

沈寵

子懋學  
曾孫壽民

梅守德

貢諸國

章時鸞

查鐸

張茶

周思兼

王叔果

鄭文茂

顏鯨

李渭

謝廷瀛字子佩富順人嘉靖十一年進士除新喻知縣治最嚴授吏科給事中十六年御史胡鰲言京師優娼雜處淫縱成風請勅五城諸非隸教坊兩院者片去之僧徒取妻及無度牒者悉令還俗都御史王廷相奏議可帝惡鰲言褻誦鹽城丞并奪廷相等俸

廷雍抗疏救之被詔切責雷震謹身殿疏陳修省數  
事語切直帝不憚謂疏有訛字停其俸十八年偕同  
官晉焜李逢周琬鍊帝南巡忤旨已給事中戴嘉猷  
馳疏請回鑾而車駕已發帝大怒甫還却執嘉猷并  
廷雍等下詔獄考訊謫邊方雜職廷雍得雲南典史  
屢遷浙江僉事以侍養歸遂不出隆慶元年吏部奏  
起遺佚詔以故官派山西俄擢河南右叅議皆引疾  
不拜吏部高其行請得以新秩歸老許之萬曆改元  
四川巡撫曾省吾奏言廷雍隱居三十年家徒四壁  
樂道著書宜特加京秩風勵士林詔却家進太僕少

鄉又數年卒

黃卷字景文麻城人嘉靖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陝西副使年四十五即致仕歸與其妻躬操井臼悉驅家衆治田觀餉之嘗借鄰家農具鄰家以其責人也欲代之荷卷固謝曰假我具厚矣奈何更煩汝自荷而去一日躬耕水田水汗過者衣怒欲毆之卷拱手其人乃去已知為黃副使大驚卷經歲不詣城市間一至兜童鞭鼓掌孫曰黃公來矣蓋遙見衣履敝惡即知黃副使也嘗以隻鷄樽酒餉知縣既別去復還語由適瓦尊可見還乃笑而予之其為人直樸如

此間佳山水儼然獨性經時忘返居常好客客至身  
自治具無兼味同郡耿定向周弘禴常訪之俟其入  
治鎮定向竊窺其室一敗榻而已出與弘禴嗟嘆久  
之巷居官善于其職定向以御史使陝西道出商雒  
商雒人述巷遺愛至泣下顧其鄉人好言巷居鄉事  
故其治蹟反軼不傳云

張緒字無意漢川人本農家子九歲時從父謁田主  
劉翁翁試以對偶大奇之乞養為子課之學甫冠舉  
嘉靖十九年鄉試登翁卒二子始離襁褓親族蠶之  
幾覆其家緒力獲獲免乃復本姓求友四方受業安

福辭守益謁選得桐城教諭歷戶部員外郎與歐定  
向羅汝芳李材輩講學不報會當路有惡之者摘繁  
呂教諭稍遷德陽知縣踰年告歸室廬蕭然布衣脫  
粟晏如也學者稱為甌山先生卒年七十五鄉人私  
謚曰介肅緒為人高潔教樓故與大學士張居正同  
舉緒往謁適吏部尚書在坐居正目緒謂之曰某地  
缺知府可令補之緒正色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  
太守稱二千石予奪在天子擅威福以私德怨此嚴  
嵩所以敗也居正怒而起緒亦竟出其風節如此  
沈寵字思畏宣城人家貧父欲使業農寵白其母願

就學選為諸生嘉靖中舉鄉試授行唐知縣賑災傷  
後流移行保甲以民不諳織維置機行教之有御史  
行部至厨傳菲陋出已惟帳潞以進御史廉其賢更  
慤薦焉以才調獲虎徽授御史廉直有聲出清軍福  
建賊李文彪寇南安南贛巡撫張烜遣兵禦之敗績  
寵劾烜且發其乾沒鹽課巨萬還朝遷湖廣江防僉  
事鄭爾數聚黨數千時出掠寵設方畧破平之進廣  
西左叅議始寵為縣治尚寬及是為監司振飭紀法  
更以嚴稱以毋老致政歸寵初師事同邑貢安國後  
因安國游歐陽德之門已又從王畿錢德洪辨問深

信良知之既然學務實踐不浮慕取名既歸會知府  
羅汝芳叔開元會諸生聽講者常數百人御史取定  
向以較士至聘寵與梅守德共主其席自是宣城人  
士皆與于學陸虞中卒于懋學字君典少有才名豪  
宕不羈舉萬曆五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吳中行趙用  
賢以疎張居正奪情被杖懋學亟具疏救之格不入  
居正于嗣修懋學同年生也三貽書勸之幾疎懋修  
不能用以工部尚書應城李幼滋與居正親善復貽  
書為言幼滋報曰若所言宋人腐語此趙氏所以不  
競也張公不奔喪與揖讓征誅並得聖賢中道監儒



若足知之幼滋初附講學負虛名至是縉紳不齒馬  
懋學非久引疾歸居數年卒福王時追謚文節子有  
則進士官行人龍曾孫壽民字蒼生為諸生有聲崇  
禎九年行保舉法巡撫張國維以壽民應詔甫入都  
即疏劾兵部尚書楊嗣昌言嗣昌奪情召用業一年  
矣漢儒開金革無避之文君子謂之罪人然遭時孔  
棘寇逼門庭則有倉皇奉命慷慨誓師者然亦必躬  
履戎行衽革荷戈而後可為金革無避非有安枕京  
畿茂天常而昧國憲若嗣昌者哉復又具疏并及總  
督熊文燦言嗣昌挈軍旅之權付之文燦為文燦者

揮兵一十二萬不為不多集餉二百八十餘萬不為  
不足苟能成師以往何死不推即使賊而縛與櫬猶  
應宣布皇威而後待以不死今乃浸無經畫講盟結  
約若與國然天下有受柄于賊而可憐賊者乎臣不  
知其所終矣通政張紹先得疏謂宇道常格寢不上  
壽民抵書紹先將劾之紹先乃請上裁嗣昌亦惶恐  
待罪帝以疏既違式命勿進壽民遂藥括兩疏上之  
帝留中少詹事黃道周嘆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  
而草野言之乎吾輩愧死矣自是言官何措錢增林  
蘭友詞臣劉同升趙士春相繼抗疏要自壽民發之

由是壽民名動天下未幾即移疾去講學姑山從游者數百人南都再建阮大鍼用事銜壽民劾嗣男疏有大鍼妄陳條畫鼓煽豐邑語必欲殺之壽民乃變姓名避之金華山中國亡遂不反隱居著述終其身門人私謚曰貞文

梅守德字純甫宣城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台州推官入為戶部主事改吏科給事中順天府尹胡奎時相嚴嵩私人也謀為工部侍郎守德立斥其介鄙徐可成以道士累官工部侍郎掌太常寺既得廢敘復黃緣嵩父子求政官守德抗疏論駁事皆得已而嵩

父亦深疾之出為紹興知府時倭難初起守德菴卒  
繕城儲餉庀械戎備漸修俗尚侈靡士女好游觀為  
技防禁秘園小人楊珂隱居尚志守德三造其廬皆  
耕不見為立高士碑表之遷山東副使曹濮間多盜  
各有大猾為之主莫可究詰守德鈎得其主名輒捕  
殺之盜無所附漸以衰止尋改督學校陶仲文為帝  
祈年泰山納富人陳生賄檄送入學立視責之轉雲  
南右叅政乞侍養歸里居建書院與沈寵聚諸生講  
學鄉人宗之同邑貢靖國字元忠生有至情年十四  
補諸生兄安國見其履污怒曰汝尚為童子戲耶扑

靖國獲受教後羅汝芳未知府事從之問學居母  
憂築毀骨立舉萬曆二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員外  
却張居正欲置人重辟令其子嗣修以通家利未竭  
靖國還之曰無矣彼此初無世誼也力爭于尚書前  
竟出之秩滿調泉州知府用廉平為理移兩浙鹽運  
使屬吏未長科者巡鹽御史姻也倚勢為奸靖國廉  
得狀寘之獄御史怒屬監司出之靖國遂投劾歸貢  
氏家世富厚自靖國入仕產日減嘗曰人皆因祿富  
我獨為官貧久之卒安國歲貢生歷東平知州  
章時鸞亦陽人受業鄒守蓋之門由舉人為鄒縣知

縣鄒土瘠民散時鸞招集流亡勸之耕織數年邑大  
治時河決病漕河道尚書朱衡大集僚吏咨得失時  
鸞請開南陽新河衡用其言果底績時已遷衢州同  
知衡請其才奏調兗州尚理河事隆慶五年舉治行  
卓異擢保定知府明年河道侍郎萬恭議大築堤防  
給事中雖遵出勘視薦時鸞才乃以為河南副使尚  
督南堤起蘭陽趙皮砦迄虞城凌家庄亘二百三十  
里募夫十六萬人役七十日而畢工費大省下無咨  
怨恭上其功賚銀幣已復有河堤之役時鸞以督工  
時兩解中濕不良于行而巡檢御史褚鈇乃劾其托

疾避事削籍歸萬曆六年用侍郎吳桂芳薦起故官未幾謝病去時鸞性行醇篤居官務盡心不以家累自隨每去官襆被蕭然有古循吏風

查鐸字子警涇縣人嘉靖末舉進士授德安推官斷獄明允介而不苟徵授刑科給事中隆慶三年秋寇入大同七日引去總督陳其學巡撫李秋掩取報功鐸與御史王圻交章論之降罰有差帝御講筵端拱無所咨問鐸言近日侍臣進講未及移時陛下肅然而臨儼然而退有矜持之勞無開悟之意請自今講官從容敷析務啓聖聰陛下亦實加鐸省時賜清問

無徒取其彌文致生厭數報聞兵馬指揮孫承芳以  
執法為內官李陽春誣譖鐸請以陽春所奏下法司  
驗問戶部尚書劉體乾守正去位鐸疏請留之皆不  
聽初鐸行取赴都道經新鄭謁座主高拱拱欲致書  
執政為鐸地鐸固却之拱不懌後拱起掌吏部鐸已  
遷左給事中復以事忤遂出為山西叅議會當進表  
遺疾不行被劾落職神宗初薦起故官遷廣西兵備  
副使旋移疾歸鐸少從王畿錢德洪游至是歸水西  
書院遠近後進多歸之年七十四疾作兄秀問心得  
毋動乎曰病吾身丹心何病焉旦起衣冠端坐適時



卒同縣張蔡五歲受書輒曉大義常聞鷄聲遽欲起  
母問之則奉小學以對母笑曰汝纔讀書便曉其義  
耶應曰兒願為之豈直曉之而已十三遭父喪哀毀  
不離次後聞南京祭酒歐陽德講學往從之游累歲  
不返復師事鄒守益王畿錢德洪竟以諸生終

周思兼字叔夜莘亭人早有文名嘉靖二十六年登  
第除平度知州平易近民躬巡郊野坐籃輦中携飯  
一盂令脚民以次舁行不隨與隸因盡得間閭疾苦  
狀悉蠲除之民大悅王府奄人縱莊奴奪民產民訟  
之監司杖奴斃之獄奄迫王奏聞下所司執竟論死

巡撫彭黠疑之令思兼往覲王為置酒欲有所囑竟  
席不敢言思兼閱獄詞曰此決杖不如法罪當杖今  
以王故加一等奄誣告罪當戍今以王故末減足矣  
監司竟得復故秩旁郡饑民掠食民間所司持之急  
且為亂上官檄思兼治之將加勅焉思兼作小木牌  
數十散之四郊令執牌就撫民得牌雲集城下吏恐  
不敢納思兼令大開城門召之入而撫諭之且賑以  
錢穀事遂定入覲奉治行第一當遷州人走伏闕下  
乞還任乃復留一年擢營繕員外郎督臨清磚廠士  
民遮道泣送車不得行臨清去平度近其人往訊不

絕有罔年生貌類思兼使經平度或誤傳思兼至爭  
奔走未獨此見知非是各歡息去其後竟祠祀之厥  
故有羨利峻却不納摘奸徒尤無狀者杖而戍之露  
獎為清時晏坐堂上呼卒擔水洗滌曰毋污我庭除  
故事公私船北上悉令帶磚獨中使不肯至是無敢  
不帶者時河勢將決思兼禱于神募民囊土築隄身  
立赤日中督之隄成三日而秋漲大發民免于災思  
兼雖不治民其頌聲不減平度進都水部中出為湖  
廣按察僉事武岡州有岷王府其將軍五人橫甚集  
亡命白日殺人掠貨財王不能制監司避之不入境

者二十年民無所愬思兼獨傳檄臨視州人迎愬者  
千餘人思兼度非州佐可辨即聽民自擇捕去城十  
里守備祝明未過思兼察其人可任與之密謀盡得  
其奸狀五將軍者盛氣而入謀于庭思兼不為動又  
令解姬戟手呼雷于門亦不為動已而愬者各縛其  
黨至悉繫之獄五將軍無可奈何則藏利刃而入思  
兼逆知之與之楫而捫其臂曰毋妄動吾為將軍百  
口計將軍乃為此曹死耶其人計沮而退乃列上其  
罪于兩臺奏聞訊治悉錮之高墻所奪田宅子女盡  
還之民吏民大喜為塑像立碑思兼不可使使往毀

民爭昇而藏之兩臺薦疏交上會遭內艱去官既而  
遭外艱並以毀瘠闕服闋遂不復出居七年即家起  
浙江僉事不赴再起廣西提學副使未開命而卒年  
四十七思兼端介恬雅凡世俗紛華聲利之好一不  
入其心究心性命之學而不喜立名其居鄉有盛德  
善詩文工行草書鄉人重其學行私謚為貞靜先生  
王叔果字育德永嘉人父激舉于鄉終福建左叅議  
叔父激第進士歷考功郎中右通政第張孚敬榜國  
引為國子祭酒踰年即謝去叔果舉嘉靖中鄉試與  
弟叔果同游南京國學時祭酒程文德太常卿歐陽

德講學都中兄弟並隸講下二十九年與族父諱同  
登第旋以使事歸遭父喪服除又四年始起授職方  
主事歷武選部中武選最為優雜甄利藪叔果每注  
選嚴加待覈吏無敢奸出為湖廣右叅議部承天德  
安二府承天有睿宗陵寢而德安為景恭王初封地  
多中久虐民叔果引之于禮不聽則裁之以法其人  
為敵戰部內有郢梁岐三絕王墳中人藉修護名歲  
耗以千計悉消裁之緝紳謁顯陵者踵至其大廩皆  
責之鍾祥民困甚為請于撫臣俛疏酌道里近遠為  
朝餽品節郵驛為蘓尋遷廣東按察副使時方志倭

當事以叔果文吏不任兵籍用為文學官遂退歸不  
復出屏居鄉塾罕詣城府雅性儉素紛華聲利一無  
所好林居二十餘年手未嘗去書車精六經性理之  
學而泰山陽明尤所契合有半山藏稿二十卷叔果  
舉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終蘓松兵備叅政諱字子孝  
由溧陽知縣入為御史按雲南勅黔國公沐朝輔不  
法朝輔竟得罪終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叔果族兄  
德字汝修嘉靖十七年登第歷東昌大名推官擢給  
事中俺答圍都城數條上軍事出募兵山東所募為  
諸道最以廣東按察僉事罷歸會倭患起德所居在

鄉間乃傾財募士力捍鄉井積三年屢有新獲最後  
戰敗援不至猶手射殺數人罵賊而死贈太僕少卿  
世廕錦衣百戶立祠曰愍忠

鄭文茂字寶夫縉雲人生有至性八歲塾師嚴束以  
禮法諸生不堪將去之文茂獨曰志不熱耳孰之當  
更遠也十二喪母哀毀過于成人寢處棺側哭恒至  
夜分目為流血有芝生于棺事繼母如母嘉靖三十  
二年甫釋褐而父卒徒跣奔還嘔血數升毀瘠骨立  
其祖泣撫之曰吾老矣既失壯子又使我失佳孫耶  
乃強起啜粥廬于墓所服除起授刑部主事清執不



梳為尚書鄭曉所器宛平令乾沒帑金委罪藏吏當  
死成者九人文茂訊得其情欲坐令令賄嚴嵩父子  
令錦衣陸炳陰脅之文茂不為動竟置之法而九人  
獲免又數出錦衣所誣大盜炳深銜之然卒不能有  
所獲慮囚江南人不得干以私歷員外郎却中出為  
承天知府漢水故有隄歲久而圯大為民患文茂議  
復之而荊州當其下流士大夫慮害已相率為流言  
以阻張居正時官翰林三賂書力止語尤危切文茂  
怒斥之曰我非以隣為壑也我能隄彼獨不能隄乎  
卒成之入覲奉詔行車異執政徐階嚴劄事欲守其

鄉鄰力辭遷任歲稔發倉賑貸而瘞其死者民大悅  
振興文教所拔名士李維楨輩十餘人皆取科第去  
提學使者為廣弟子員以優之景陵令貪以陰結奄  
人故驕乃版其不法狀逐之歸屬吏震悚遠四川按  
察副使飭夔州兵備雲陽令善媚不得于民而能得  
上官心文茂獨注下考斥之他州縣佐貳用便宜遣  
逐有聞風自去者風紀大振會聞總母訃即日奔歸  
裝屨不能辨服既闋聞張居正當國慮其中傷遂不  
復出家居十五年布衣糲食絕跡公府有司屢勸駕  
堅卧不應好談性理之學及門者甚衆士類莫不仰

之

顏鯨字應需慈溪人幼好學有異稟居母喪哀毀盡  
墓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出視倉場  
募馬諸房易豆率中官錦衣召商和買給直後時輸  
納多冗費鯨知商困敝疏請部自召買且汰芻豆之  
濫耗者戶部尚書高耀素竭中官格不行奸人馬漢  
恬定國公勢貸予錢潛奪償不時則沒入其糧為怨  
家所訴漢持定國書至鯨立論殺之四十一年畿輔  
及山東西河南北大稔鯨請州縣贓罰銀毋輸京師  
盡易粟備賑且發內府新錢為糴本帝悉報可已上

漕政便宜六事。頌運都指揮梅三錫、指揮韓哲等已  
被薦得權。鯨廉其貪，劾罷之。舉王威，被責明年出按  
河南。伊王與樞怙惡，久且懷異志，內結掖廷及奄人，  
外連嚴嵩父子。至是，嵩、羅敗，內援猶用所奏，請立下  
多布健兒飛騎，棲跡京師。為耳目，府中爪牙率亡命  
曠盜。見帝春秋高，幸中朝有故，即發中外皆知之。莫  
敢問鯨，慨然欲除之。以叅政耿隨卿多權，畧引以自  
輔。隨卿知承奉王鑑，為典樞謀主已久，見鑑太息已  
久。垂泣，鑑愕然。故屏人語曰：「若死期至矣。」伊藩已將  
敗，馬將軍將禁軍且至。若與俱，廉矣。出鯨檄示鑑，鑑

汝問軒隨卿曰惟顏御史能死若因將繼謂鯨鯨結  
責甚厲隨卿為解鯨曰第輸誠帝室即反罪為功保  
無他也繼頓首惟命自是王所謀繼歎以告鯨又策  
王內接多疏上必不下即下而飛騎傳報變且先起  
乃奏記徐階階以間說諸大璫內援亦絕御史溫如  
璋洛陽人也併知飛騎姓名密以授鯨鯨告之兵部  
尚書楊博及五城及河北監司同日逮捕無一免者  
由是京師事典槩不得聞時府中獲衛暨所招亡命  
猶萬餘人鯨患之會流寇起鯨假稱防寇檄諸府集  
兵分屯汜水武關熊耳河津諸要害乃會巡撫胡禿

臣幼與橫抗旨孺勃僭擬淫虐十大罪帝震怒廢為庶人錮之高墻沒其貲削除世封兩河人鼓舞相慶鯨念宗祿缺數百萬民間女子多閉府中諸亡命竄籍獲衛還其家皆得請而中使以無所乾沒為蜚語聞徐階馳報鯨鯨終力持之然竟亦無惠景王之圖越界奪民產為莊田鯨執其爪牙五人置之法魏國公亦侵民產假欽賜名樹碑為界鯨仆其碑成達其人是錦衣帥得自選校尉輒受諸使少金署名籍中為民害列侯奉使王府道路驛騷王府內官進奉輒駕龍舟所過恣橫鯨請校尉缺從兵部簡補冊封

改用文臣王府進奉違屬吏毋用內官招自今惟冊  
親王及妃遣列侯餘皆如鯨議已又言宣大總督駐  
懷來去遠遠宜移駐陽和黔國公世鎮雲南權重宜  
令巡撫得專制皆先行改督畿輔學政時有旨令所  
司清理行戶而錦衣官校多占籍逃徙宛平大興二  
知縣以詔書召之都督朱希孝怒言禁衛清軍例當  
優免有司不宜勾問因劾大興知縣高世儒奉詔無  
狀章下部議尚書懼畏勢漫條數事以上不為世儒  
辨于是鯨劾希孝私庇羣小亂法市恩且言世儒等  
實按籍召行戶非勾禁軍此乃禁軍子弟家人倚勢

城社操弄贏以游都市者彼既非在官自當受徒倘  
盡冒禁衛之名致吏不敢問是使富人得抗詔旨而  
貧者為溝中瘠也臣以為世儒無罪罪在錦衣帝怒  
責鯨鯨誣助臣賊安仁典史隆慶元年歷湖廣提學  
副使鯨再督學政既數勵實學造士有方以試恩貢  
生失張居正指降山東叅議改行太僕少卿都御史  
海瑞薦鯨異才可大用不報先是鯨按河南論黜新  
鄭知縣其人高拱所庇也以此忤拱在湖廣時夷陵  
王篆欲祀其父鄉賢亦執不許至是大計外吏拱掌  
吏部而篆適為考功遂以不謹落鯨職中外寃之既



歸望益重萬曆中給事中鄒元標御史饒位文章薦  
之報寢御史顧雲程上言乃者陛下大起道佚獨鯨  
及管志道以考察格之不知相賢耶豕卿賢耶則黜  
幽為公典否則驅除異己而已陛下近已登用吳中  
行艾穆魏時亮趙世卿彼孰非察典中人乃獨於鯨  
革斯之耶給事中姜應麟李弘道亦言之僅以湖廣  
副使致仕已而中外復論薦十餘疏竟不果用鯨篤  
志學問老而益勤既卒鄉人立祠祀之

李渭字澁之貴州思南人年十五養疴小樓父富見  
其異路梅以毋不敬渭悚然少間請曰若妾念何父

近思無邪而已。自是服膺弗替。弱冠舉于鄉。久之除  
莘陽知縣。遷知和州。威有惠愛。進高州同知。徭賊未  
犯。據險置陣。為三覆待之。賊引去。時行一條鞭法。涓  
劑量多寡。官為主辨。悉放民歸耕。屬邑有饋峻却之。  
歷南京工部郎中。出為韶州知府。先是韶民苦徒多。  
為盜。涓集寮屬。諭曰。欲民無盜。君革當先。弭盜心否。  
則是身為盜。懺也。聞者凜然受教。治最當。遷士民相  
率乞留。撫按以聞。詔進一官。任職如故。隆慶五年。舉  
治行卓異。進廣東副使。惠潮寇朱良寶為亂。討平之。  
遷雲南叅政。濬松溪水。溉田萬餘頃。城晉寧。安寧。二

州時役久疫病大作予藥療之死者給糧軍民戴若  
慈母居四年謝病歸里涓初問學于蔣信及官南都  
與耿定向語學有契遂執弟子禮復與羅汝芳相得  
其大要以萬物一體為主而歸之于自然卒年七十

六

論曰陸萬間新學甚盛士子競務講席以為名高其  
言既不背執于正而其行又絕無以副之則狂妄之  
病中之深也謝黃諸人雖亦未能盡脫于習考其居  
官立身之泰矯矯自好者為多將不謂之時行之士  
將乎君子於是乎節取之矣

湖廣卷一百九

列傳一百六十

歐陽一敬

胡應嘉

王治

馮成能

孫枝

郭洪震  
玉邦直

郭鍊臣

周弘祖

王得春

陳吾德

陳

汪文輝

唐仰成

岑用賓

駱問禮

楊克松  
張克家

陸鳳儀

張應治

劉奮庸

曹大望

歐陽一敬字司直彭澤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除蕭  
山知縣徵授利科給事中劾奏太常少卿晉應槐前  
為文選和興稽勳却唐汝迪交肆貪縱南京侍郎傅  
順寧夏巡撫王崇古湖廣泰政孫弘執由應槐進俱

當罷吏部為應槐等解僅罷順官未幾極論禮部為  
書董份罪份除名三遷兵科都給事中言廣西總兵  
常用都督不當用勲臣因劾恭順侯吳繼爵不勝任  
遂罷繼爵以俞大猷代寇大入陝西劾總督陳其學  
巡撫戴才二人坐奪官其後又以軍政劾英國公張  
浴山西浙江總兵官董一金劉顯掌錦衣衛都督李  
隆等九人不職惟浴見駕餘俱取黜自嚴嵩敗一時  
言官多簡擇爭發憤論事而一敬于其間尤疏敢言  
隆慶元年正月京察竣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劾吏  
部為書楊博曲庇鄉里無一人罷下考而挾私憤然

感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考察不公應嘉先寄劾高拱拱修卻將重罪之徐階等重違拱意且以應嘉實係察初未嘗有言今乃黨庇同官妄奏擬旨斥為民制下言路大懼一放上疏為應嘉訟斥博及拱且言應嘉前疏臣實與聞點應嘉不若點臣會給事中車自修御史陳聯芳疏爭而階亦悔其太過應嘉得外調為建寧推官而拱與階之隙自是益深矣一敬尋劾拱屢被論列不思引咎乞歸反誣言官為黨欲威制朝紳專柄擅國亟宜罷斥不聽踰月御史齊康疏劾階諸給事御史以康受拱指羣集闕下詈而唾之

一敬首疏劾康康亦劾一敬互指為黨會言官多論  
康者康竟坐謫已陳兵政八事部皆議行而南京振  
武營兵由此罷去積患遂除湖廣巡按御史陳省劾  
汝和山守備中官呂祥詔已從省言徵祥還罷守備  
官未幾復遣監丞劉進往代一敬言劉進故名俊常  
守顯陵誅求無狀肅皇帝下之獄克孝陵衛淨軍今  
逃籍更名宣宜復見進用帝悟遽改命焉九月命中  
官呂用等典京營一敬抗章力諫事竟寢明年劾黔  
國公沐朝弼殘忍橫恣屢抗詔旨請治其罪及諸位  
使為奸者制可俄權太常少卿先是一敬屢擊拱拱

然疾之及拱再起柄政一敬懼即日告歸羊道竟以  
憂死時應嘉已累遷奏議以憂歸聞拱再相亦驚怖  
而卒應嘉沐陽人先一敬三年進士由宜春知縣擢  
吏科給事中嘗劾文選郎中周良賓督學御史于業  
貪汙二人坐下獄貶秩三遷吏科都給事中疏言近  
臺諫之選率采虛聲推知一列薦剡輒自命清華吏  
部第試章奏不加品階若知縣熊東元滿良責劉介  
齡根以汙下成得與選及物論詳然更置部寺部寺  
宜處不肖之地裁疏聞東元等俱改調尋論戶部侍  
郎黃養蒙工部侍郎李登雲及浙江布政使李磐江



西布政使俱一元不職四人亦罷去登雲者夫學士  
高拱姻也應嘉策拱必害己遂弄劾拱言拱輔政之  
初即以直廬為隘移家西安門外黃夜潛歸陛下近  
稍違和拱即私運直廬器物于外臣不知拱何心也  
跪入拱大懼亟奏群會帝崩得不竟穆宗嗣位偕同  
列請帝御文華殿與輔臣面議大政且召訪諸卿顧  
問侍從令科臣隨入得隨事敢議帝嘉納焉應嘉居  
諫職疏敢言然悻悻好搆擊議者頗以傾危目之  
朱汝字本道忻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行人遷  
吏科給事中時寇屢盛邊邊臣多匿未奏汝言今日

之弊由文臣冒軍功致賞罰不足勸懲請力令臨陣斬獲茅隸將出功文臣及鎮帥不親搏戰者止議賜齊從之再遷禮科左給事中隆慶初偕御史王好問覈內府諸監局歲費中官崔徽惡其害已請止之為給事中張憲臣所劾得旨詔書所載者自嘉靖四十年始聽治等詳覈詔所不載者已之于是治等抗疏力爭竟不許已而事竣劾中官趙廷玉馬尹乾沒罪詔下司禮監按問尋奏上重宗祧劾朝講親大臣慎燕居四議其言重宗祧謂獻皇帝入廟稱宗祈當更定慎燕居謂入王深居禁掖隔遠外廷左右便安

窺伺百出或以燕飲聲樂或以馳射巡游苟稍見聽  
惑近則損敵精神疾病之所由生遠則妨累政事危  
亂之所由起此者人言籍籍謂陛下宮中燕閒舉動  
有非諒闇所宜者臣弗敢信然不得不為陛下重之  
疏入報聞進吏科都給事中劾劉遠總督都御史劉  
燾南京督儲都御史曹于拱不職于拱遠罷去山西  
及薊鎮並中寇治以罪兵部尚書郭乾侍郎延鳳翔  
偕同官歐陽一敬等劾之詔罷乾貶鳳翔三秩視事  
尋請追議何瑋雪夏言罪且言大理卿朱廷立刑部  
侍郎唐瀚共劾成夏言曹統獄宜速奪其官減報可

明年左右有言南海子之勝者帝將往幸治率同官  
疎不從及至則宮館不治榛棘彌望帝悔之即日還  
蹕治旋擢太僕少卿改大理進太僕卿憂歸卒

馮成能字子經慈谿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除福州  
推官擢刑科給事中戶部尚書高堪貪贖貲成能  
奏劾不納己劾太常少卿羅良職方部中姜廷瑤湖  
廣叅政朱徽汚肆帝為罷徽累遷工科都給事中隆  
慶元年三月詔毀紫極殿紫宸宮改建翔鳳樓成能  
偕同列上言陛下初紹丕基山陵甫畢正宜修舉庶  
政新天下觀瞻今諸務未建亟亟翔鳳之建非文帝

營露臺惜百金之意也流聞四方將虧聖德會聞臣亦  
手疏力諫帝遂罷之其年七月帝諭內閣言官不諳  
事體頻肆欺罔卿等宜有以處之制下廷臣駭愕于  
是御史李惟觀上言頃京師久雨宣大地震淮徐水  
溢遼左旗槍火出民間金鼓皆鳴此正宵旰憂勤之  
日一時臣工相與畢知効忠以稱明旨而陛下過生  
疑慮逆折謹言其何以謹天戒昭聖德成能亦言聖  
明之世不當以言為諱宜發德音明示天下使曉然  
知前日之諭乃一時有為之言非陛下本意庶忠言  
日聞壅蔽恚息帝報曰聽言朕素心也所言而當何

不納之有昨諭乃謂妄言朱實者耳自今若等進言  
宜審擇以稱朕意由是中外乃安時工部以織造費  
重積別歲造履急以次奏竣帝已報可俄中官陳洪  
頻乞督運帝又許之成能上言頃罷織造之不經者  
本出明詔今業不能盡罷則當以次寬之部臣言是  
帝從焉明年出為湖廣叅政金峒賊韋堡作亂從巡  
撫劉懋討之斬首三百級招降五千餘人以功受資  
萬曆初終四川左布政使

孫枝宇字榮錢塘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由太常博  
士為戶科給事中四十二年奏言納級指揮竇壞軍

政置以夫工故暫行令工已告成宜罷又言崇禎  
商課例分收錢後從主事范燧議每錢七做銀五分  
行之半年而民間舊錢壅滯錢法遂壞請罷前令做  
錢如故帝悉從之奉詔巡視光祿隆慶元年言本寺  
監收品物該官太多每州縣輸將行戶解納率苛責  
常例漁獵不計請悉汰諸額外增設者又故事巡視  
止給事御史各一人後增遣御史察劾亦為繁冗請  
併于巡視成報可尋以巡京營其秋詔遣中官各用  
等兼京營軍枝及御史韓君恩並言內臣不當與兵  
且巡營中官裁自先帝蓋查難復會問臣亦力事

乃復時九門稅課橫征倍于舊則弊亂滋多枝請分  
爲五城御史各遣兵馬一人監徵所設監生掾吏盡  
皆罷革文協理戎政大臣未及一載更代者五人枝  
乞假之歲月俾從容展效事皆允行三遷工科都給  
事中明年三月帝遣中官李佑督燕杭織造工部尚  
書雷禮等執奏言陛下登極詔書召選織造內臣中  
外莫不歌頌今詔墨未乾制使復出殊駭觀聽請行  
撫按官督造罷佑勿遣帝不許未幾遣中官趙玠往  
南京織造工部復執奏帝責其煩瀆枝督率同官抗  
章固爭卒不獲命時以竇憲湖風濤已測擬別鑿一



河枝以江淮諸府民物蕭條請俟公私稍裕徐議其  
使從之三年出為山西右叅政為巡撫楊綏所劾落  
職歸當隆慶元年庶僚言事可採者有兵部郎中宣  
化鄧洪震吏部主事長洲郭鍊臣及鹽山縣丞王邦  
直洪震枝同年進士也上疏曰竊見入夏以來淫雨  
彌月此陽制于陰仁柔不斷之象又京師去冬地震  
今春風霾大作旬日無光占者謂地震陰不靜也王  
侯傳姦惑女寵漸盛風霾兵象也王外夷窺中國近  
歲同天報雨雹傷物地震有聲陛下臨御甫半年而  
災異疊見如此豈無所以致之者耶伏見陛下臨朝

端拱不聞特賜請問。臣察民情諸司。章奏少經御覽。經筵日講。止襲故常。未嘗虛懷諮詢。傳聞後宮。日為娛樂。游幸無時。嬪御相隨。後車充斥。左右近習。相其乞請。賜予滋滋。致令屢易前後。背馳邪正。混淆用舍。稽豫所謂。女寵嬖倖。及仁柔不斷者。其漸已見矣。萬一軒冕。湛生冠戎。執犯其何以待之。願陛下惕然深。思。暫罷游宴。務齊戒。洗心以期感格。更勅大小臣工。周加修者。教陳直言。匡不逮。減今年田租之半。俾蘇民困。而陛下蓋留神萬幾。緝熙典學。務應天以資。將災沴自消。天休自至。帝納其言。下禮官議修省。供

震壽以疾歸萬曆改元兩廣總督放正慮廣西興撫  
郭慮聘文章論薦竟不起諫正疏言正一人荒淫  
不檢不當復令傳襲請永行革除在令爵非軍功不  
世外戚王田伯蔣榮安平伯方承裕宜視泰和伯陳  
萬言例止終其身紆聖公遺親喪宜俟服除始赴宗  
襲壽服中免入賀太常鴻臚禮樂之司正卿宜仍用  
進士其出身雜流者少卿而止秩滿但加俸不得進  
官制初兩房中書不宜加至九列府縣官賢能者歷  
三三考知府宜擢參政以上知縣宜擢左右給事以  
滋疏奏朝議稱善悉從之于是奪其衣張爾祥解降

馮上清觀提點至萬曆初張居正馮保竊權納重賄  
復其號天下恨之諫臣官終江西參政邦五應詔陳  
亦事曰寬賦役實倉廩去奢儉清郵傳禁勢豪正仕  
途重考課慎作養嚴簡練振紀綱帝以其言切時弊  
下所司議令勿以官卑廢言

周弘祖麻城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除吉安推官徵  
授御史劾考功部毛汝賢不職調之南京出督屯田  
馬政隆慶改元帝加恩司禮中者及藩邸侍近歷錦  
衣指揮以下至二十餘人弘祖馳疏請止費金幣或  
傳世襲且言高皇帝定制宦侍止給奔走掃除不聞

政事孝宗召對大臣，無左右顧，官侍必退去，百餘武  
非惟不使之與，亦且不使之聞。願陛下以為法，勿與  
之謀議，假以嘲笑，則彼自無亂政之階，而陛下聖德  
煥乎太祖。孝宗矣。臣又聞先帝初載，欲廢太監，張欽  
議于錦衣兵部尚書彭澤，執奏再四。今趙炳然居澤  
之位，不能効澤之忠，亦無所逃罪。乞勅部院自今事  
關軍國，必據法執事，毋徒依違順旨。報聞。時淮安州縣  
被水，馬戶悉流移。弘祖請獨其折價已奏，內府監局  
錦衣衛光祿寺文思院冗員，積多宜悉減汰。復嘉靖  
初年之舊。又言歲捐不登，極請發內帑，留漕粟，非長

某也請做古社倉之制勸富民出穀推擇有行誼者  
為社長主其穀散非極貧無貸貸者稍俾出息如此  
數年村社咸有儲蓄即水旱可無憂矣詔皆從之明  
年春上言近四方地震有聲土裂成渠旂竿數火天  
數再鳴隕星旋風天雨黑立此皆陰盛之徵也洪範  
傳曰人憤怨則水湧溢翼奉曰陰極生陽不早則火  
陛下嗣位已二年矣未嘗接見大臣咨訪治道邊憲  
孔棘碎禁無方事涉內庭輒見撓沮如聞馬核庫詔  
出後倚重莊則親收子粒太和則擅取香錢織造之  
使累違糾劾之疏留中最可駭者內臣壽賞謝辭溫

者遠出六卿之上。太祖朝所絕無者。既入不報。其冬詔市珍寶。言官魏時亮等疏爭不聽。弘祖聞獲抗章切諫。三年遷福建提學副使。高拱考察言官。惡弘祖謫安順判官。拱罷。量移廣平。推官萬曆中累遷南京光祿卿。坐朱衣謁陵免官。同時王得春。安邑人。先弘祖三年舉進士。由慶陽推官入為御史。隆慶元年春疏陳八事。言官人幽閉者。眾請凡先帝未御幸者。悉遣出之。太常禮樂之司。非道士所宜居。而師宗祀。亟濫秩侍。却亟當斥罷。登用士人以重郊廟之祀。徐果。山匠人。再官至工部尚書。子孫既廢錦衣。後到卿。

寺名若蔡繼行道款咨尤效果歸由盡荆其愚廢仍  
編之近籍適年以來臣亦蒙獻祥瑞凡此諸章疏躬  
稽歌頌者將極佞之詞而四方災祲則匿不聞  
請勅中外自今但奏災異毋獻禎祥其他慎題覆請  
輸納選貢士恤災傷四事于時獎亦切多議行焉  
陳吾德字懋修歸善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行人  
陸慶三年擢工科給事中時兩廣多盜將吏率虛文  
罔立吾德疾之列上便宜八事皆允行明年正月朔  
日有食之已而月復食吾德言歲首日月並食天  
夫災昨百官赦日者多情慢不如禮今請于月食前



六日下制飭戒陛下亦宜辱自修省絕荒寧罷游宴  
屏斥一切玩好庶應天以實休徵可遂招遣中官督  
織造吾德以民力已竭加水旱不時民不堪重擾借  
用官屨用和切諫報聞時帝從中官崔敏言命市珍  
費戶部尚書劉體乾戶科都給事中李己執奏不從  
吾德復偕已上疏曰伏睹登極詔書罷採辦獨加派  
具云各監局以缺乏為名移文苛取及所司阿附奉  
行者言官即時論奏治以重典海內聞之徵若更生  
此者左若近習干預紛紜買玉市珠傳帖數可入情  
惶駭誠謂詔書未信無所適從適時府庫久虛民生

因拜司度支者方日久憂危未知為計陛下為民父母奈何以一玩好之故而廢數十萬之費乎敏等獻疏被以營私罪不可宥乞亟行譴斥以全詔書大信帝得疏震怒命杖已百錮之刑部獄斥吾德為民神宗嗣位起官兵科中貴鄭真從子傳奉為錦衣吾德疏諫都御史劉燾素貪墨時將以遺佚徵吾德極言不可事逆寢萬曆元年進右給事中時張居正柄國諫官言事必先聞請吾德曰給事中豈宰相私人耶獨不徃禮部主事宋儒與兵部主事熊敦朴不相能誣敦朴欲劾居正居正屬尚書譚綸劾罷之已而誣

漸白吾德遂劾儒儒亦謫外而居正以吾德不自已  
陳之未幾成國公朱希忠卒贈定襄王居正指也兩  
都言官多諫者皆不納及慈寧宮後室灾吾德獲上  
疏力爭居正益怒明年春出為饒州知府吾德盡心  
民事吏民戴之有盜建昌王印章者其人逸之南京  
覓獲居正客探江都御史王篆遂坐吾德部下失盜  
竊為邑典史御史又劾其淮統時建制講學用庫金  
詐學田彙除名為民居正死薦起思州推官移寶慶  
固知府以親老不赴後終湖廣僉事己年予獲繼人  
海德同年進士除太常博士擢禮科給事中陸慶中

頻詔戶部有所徵索尚書劉體乾輒執奏已每助之  
以是積失帝意及革珍寶書遂得禍未幾刑科都給  
事中舒化等請釋已刑部尚書著守禮等因言朝審  
時重囚情可矜疑者咸得末減今已及內犯張恩等  
十人因未定罪不在朝審中苟瘦死行經將累深仁  
帝乃釋已恩等繫獄如故始法司以恩等有內援欲  
借以脫已及已獨釋衆翕然稱帝仁明神宗立薦起  
兵科都給事中奏言陛下初基藝端盡去傳奉一事  
宜可尚踵故常內臣即有勤勞當優以金帛至名器  
所在不容濫設帝嘉納之御史明濬直言得罪已首

疏論救尋劾兵部尚書譚綸去取邊將不當平江伯  
陳王謨有罪被廢復賞緣士鎮湖廣已抗疏力爭事  
得寢權順天府丞遷大理右少卿疏請改父母誥命  
日已暮通禁門守者投入帝怒摘常州同知初已與  
吾德並敢言而已尤以直諫著聲既而遭權抑頗事  
晉進及為南京考功郎中九年京察希張居正指與  
尚書何寬置司業張位長史趙世卿察典遂得權南  
京尚寶卿不為時論所善三遷右叅都御史巡撫保  
定亦府踰年罷歸卒而吾德操行修潔能舉職宦雖  
不遠去夫表樂稱道之

汪文輝字德充婺源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工部  
主事隆慶四年改御史時高拱以內閣兼掌吏部權  
勢烜赫其門生韓楫宋之韓程文徐夢柱輩並居官  
路日夜走其門專務博擊文輝亦拱門生心獨非之  
明年二月疏陳四事專責言官其略曰先帝末年所  
任大臣本協恭濟務無少蒙嫌始于一二言官見廟  
堂議論稍殊遂潛察低昂窺其所向而攻其所忌致  
顛倒是非熒惑聖聽傷國家大體苟踵承前弊交扇  
並播使正人不安其位恐宋元祐之禍復見於今是  
為頌尚祖宗立法至精密矣而卒有不行者非法之

非也。志不得其人。平今言官條奏率銳意更張。部臣  
重于違言。官輕于變祖制。遷就一時。苟且允覆。及法  
立弊起。又議復舊政。非通變之宜。民無畫一之守。是  
為紛更。古大臣坐事退者。必為之微其詞。所以養廉  
耻存國體。今或撮其已往。揣彼未形。逆景循聲。爭相  
詬病。若市井喧閤。然至方面重臣。苟非甚奸。惡亦宜  
棄短錄長。為人才惜。今或搜抉小疵。指為大處。極言  
醜穢。使決于引去。以此求之國家。安得全才而用之。  
是為苛刻。言官能規切入。無糾彈大臣。至言官批題  
雖為精也。若今妄率論人。或不當部。既不為奏覆。即

憤然不平雖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辨以希體貌當如是夫臣子且不肯一言受過何以責難君父哉是為求勝此四弊者今日所當深戒然其要在大臣取鑒前失勿用希指生事之人夫希指生事之人進則忠貞直諫之士遠而頌成功譽威德者日至于前大臣任己專斷即有闕失孰從聞之蓋宰相之職不當與執政自足當以格心為本格心乃所以答聖明也願陛下明飭中外消朋比之私遠淳厚之俗天下幸甚疏奏下之所司而拱惡其刺已甫三日出為陝西軍臺僉事文輝修屯政蠲浮糧建水肺流七漸歸御



史富平孫丕揚以事忤拱為希指者所劾方行劾文  
輝抗言可在事者曰毛舉細故斷訖正人以快當路  
之私我固不肯為在諸君亦不可也於是緩其事未  
幾劾者先得罪去丕揚竟獲免又明年神宗嗣位拱  
罷政召為尚寶卿尋告歸已見張居正以奪情故斥  
逐正及遂決志不復出時從取定向講學定向深許  
遂獲居正致有詔召用未赴卒

潘仲飛字汝欽雲溪人嘉靖初年進士由南海  
知縣徵授御史隆慶初穆宗詔戶部購寶珠為書馬  
森龍奏給事中魏時亮御史翟共桂等總劾督宗德

仰宸疏言須言官諫購寶珠意陛下必溫旨褒納乃  
取索詰謀臣竊駭之昔仲虺戒湯不遺聲老不殖貨  
利召公戒武王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湯武能受二臣  
之戒絕去玩好救聖德光千載若夫昏庸之君侈心  
一生不可復遏恣情縱欲財耗民窮欲保宗社難矣  
陛下以天子之資富有四海何求不得然玩好之端  
漸落輻遠之諫惡聞羣小乘隙千方誘惑害有不勝  
言者况寶石珠璣多藏中貴冢求之愈急邀直愈多  
奈何以有用之材耗之無用之物今兩廣需餉疏請  
再三猶不敢輕予而寶玩之購委若泥沙輕重之間

得無倒置願陛下仰法湯武毅尚節儉以崇聖德不  
報三年正月甲申宮製烟火延燒禁中廬舍仰庇疏請  
按治報聞由是左右逆習多切蓋仰庇者時帝顯晚  
聲色陳皇后嘗微諫帝怒出之別宮外庭皆憂之而  
莫敢言仰庇入朝遇醫禁中出詢之知寢疾危篤即  
上疏言先帝慎擇賢淑作配陛下為宗廟社稷為主  
陛下宜遵先帝之命篤宮闈之好近聞皇后移居別  
宮已近一載抑鬱成疾陛下累不省視萬一不諱如  
聖德何今臣下莫不憂惶徒以事涉宮禁不敢頌言  
臣謂人臣之義知而不言當死言而觸諱亦當死臣

今日固不惜死願陛下采聽臣言立褒皇帝中堂時  
如慰問臣難死賢于生帝手批答曰后無子多病移  
居別宮朕以自適與却疾耳爾何知內廷事願妄言  
初仰庇疏上自分得重譴同列亦危之及旨下中外  
驚喜過望仰庇自是益感奮亡何巡視十庫銳意欲  
釐夙弊疏言臣奉命按視庫藏竊見內官監歲入租  
稅至多而歲出漫不置籍及遺官勾較監臣莫肯條  
析第虛文支吾臣按京城內外園廬場地隸本監者  
以數十計所有歲課皆屬官錢而內臣假上供為名  
恣意漁獵利填私家過歸朝宁乞勅戶工部臣會司

禮監及巡視科道併覈宜芻宜革并出入多寡之數  
以杜奸欺再照人主奢儉四方係以安危陛下前取  
戶部銀將謂充物內帑用併緩急今如本監所稱則  
盡以供創鰲山修宮苑製鞦韆造龍鳳艦治金櫃玉  
盤攻作無益使羣小因而乾沒累聖德虧國計望陛  
下深省自今近侍有以織造採辦玩好逢迎者悉屏  
出而罪之天下幸甚疏入宦官蓋恨捕再照人主語  
為大不敬帝遂大怒下制曰仰庇小臣敢照及天子  
鄙且狂肆屢不愜不可不治遂廷杖百餘名為民養  
罷科道之巡視庫藏者南京給事中駱問禮御史秦

嘉祿等既赦仰庇且言巡視官不當罷不納仰庇為  
御史僅八月數進諫言竟以獲罪由是直聲大著神  
宗嗣位錄先朝直臣仰庇以在京時嘗為商人居間  
不得內召除廣東叅議尋乞歸家居十餘年起官江  
西舟還南京太僕少卿十五年入為左僉都御史尋  
進左副都御史仰庇初以直節負盛名至是為保位  
計頗不免附虎饒仲以科場事劾大學士王錫爵左  
都御史吳時來仰庇即具疏劾仲進士薛敷教劾時  
來及南京右都御史耿定向仰庇未及聞疏即論敷  
教排陷大臣搖亂國是敷教坐廢及吏部侍郎趙煥

兵部侍郎沈子木相繼去仲庇謀代之蹤跡頗著于  
是給事中王繼光主事姜士昌員外郎趙南星南京  
御史王麟趾等交章論列仲庇不自安屢求去帝難  
慰留而時議籍籍不止十八年遷刑部右侍郎竟移  
疾歸久之卒

岑用賓字允穆廣東順德人父萬河南布政使用賓  
舉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衢州推官改池州景王喪  
出其境知府憚從官橫恣屬用賓供辦事集而從官  
亦不敢肆徵授南京戶科給事中撫治鄖陽副都御  
史陳志先為御史按江西賊賄糧籍御史劉以節張

科按應天浙江徇私納賕奉勅失當用賓皆勅罷之  
職考選軍政英國公張溶皇城侯李儒遂安伯陳德  
皆掌軍府事用賓皆同官勅其不職三人遂罷去中  
允陳鏜居憂其家人與福州衛軍競鏜出解之為亂  
擬所傷月餘死用賓聞之勅巡撫汪道昆素行汗濁  
取軍無法道昆坐解職隆慶元年大計拾遺又偕同  
官勅兩京刑部尚書黃光昇錢邦彥工部尚書雷禮  
呂光洵及太常少卿羅良當罷而末言大學士高拱根  
據自用苛刻立威小則殃民大必誤國宜令致仕以  
杜厲階帝以聞臣無拾遺例切責之而光昇邦彥光



洵良竟由是去位未幾復以軍政勅掌後府成國公  
朱希忠總督漕運臨淮侯李庭竹都督僉事溥玉錦  
衣都指揮張大用不職王夫用並奪官亡何言往者  
南京內織染局通數多中使陳憲妄假添機值匠為  
名增派畿縣踰數萬金比非先帝意指特停罷制可  
明年劾南京祭酒金達不勝任達仍得留用賓彊直  
政言所抨擊率當世有勢力大臣以故朝端多忌之  
其年出為紹興知府為政先教化有故人致謁遺而  
憚其廉寘金箠中以進用賓而發之太怒遂與之絕  
後高拱再起柄用奉詔考察言官按前憾以浮踪論

調授宜川縣丞到官踰月卒

駱問禮諸暨人嘉靖末進士歷南京刑科給事中隆慶三年偕同官張應治等上疏言皇后正位中闈即有疾宜移之別宮望亟廷紳寧毋使後世謂古今定禮變之自陛下始不報給事張齊以劾徐階為廷臣所排下獄削籍問禮獨言齊賊私可疑不當以糾彈大臣實其罪張居正請行大闈兵部希指覆從之問禮謂大闈非要務請帝日親萬幾詳覽章奏識者建於戶部尚書劉體乾以執奏奪俸御史屠仰庇以直言褫官問禮抗疏力諫未幾劾誠意伯劉世延福

建邇撫塗澤民不職帝並賜之先是帝納言官稱將  
令諸政務悉便殿而奏問禮聞之喜其年十一月遂  
條上面奏事宜一言陛下躬攬萬幾宜酌用羣言不  
執己見使可否予奪符合天道之公則有獨斷之美  
燕自用之失二言陛下宜日居便殿使侍從之官常  
在左右自非衝晦不入宮闈則涵養薰陶自多裨益  
三言內閣政事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則講明  
義理通達政事皆得其人四言詔旨必由六科諸司  
始得奉行既有未當行封還執奏如六科不能封駁  
諸司失檢察者許御史糾彈五言頃詔書兩下皆行

諸人直言然所採納者除言官與一二大臣外盡付  
之所聞而也自今宜蓋廣言路凡臣民章奏不惟其  
人惟其言今匹夫智得自効六言陛下臨朝決事凡  
給事左右如傳旨接奏章之類宜用文武侍從毋使  
中官參與則窺竊之漸無自而生七言今士習傾危  
猶或異同輒加排陷自今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  
將惡衆人言之未必得一人言之未必非則公論日  
明士氣可振八言政令之出宜在必行念所司題覆  
已報可者未見從實修舉因循玩愒習為故常陛下  
當則作乎上勅諸臣奮勵于下以挽頽惰之風九言

而淡之儀宜累去繁文務求實用俾諸臣入而敷奏  
退而治事無或兩妨斯上下之交可久十言修撰編  
檢諸臣宜令吏番入直密通乘與一切言動執簡特  
書其耳目所不及者諸司或以月報或以季報令得  
隨事纂輯以垂勸戒疏奏帝不悅官侍復從中搤之  
請楚雄知事明年吏部舉雜職官當遷者問禮及御  
史楊松在舉帝曰此兩人安得遷遷候三年後議  
之萬曆初累遷湖廣副使卒松河南衛人問禮同年  
進士歷官御史巡視皇城尚鷹少監黃雄者死清室  
遊狩也常以畜休日去微子錢與布民聞兵馬司捕

禁之明旦執送松所素未決而內監以雄未收其金  
被射趣之故射詭言有駕帖松驗問無狀遂劾雄暴  
橫詐稱詔方雄自辨不如松言帝惡松奏事不實且  
擅拘禁內侍命黜兵馬司官為民松亦謫三秩科道  
鄭大經王圻等文章論救不能得于是巡城御史俞  
汝貴等上言松職在巡視得糾察鞏下非法苟因此  
去官臣等安所措手風紀不振則奸宄橫行損聖治  
不細帝卒不細松遂調山西布政司照磨神宗立擢  
廬州推官終山西副使隆慶朝言官以言獲罪者又  
有陸鳳儀張克家鳳儀蘭谿人舉進士為餘干知縣

擢南京戶科給事中勅總督胡宗憲十大罪宗憲遂  
被逮服闋赴京留補禮科累遷左給事中隆慶元年  
十月鳳儀見帝憂邊事上疏首述聖諭謂今日寇賊  
之橫由人情積玩造臣但詐不足使宜專任劉遵總  
督曹邦輔決策進征若一遣兵力不足當集諸道士  
為共擊之奏上帝惡其所引聖諭擅易數字手批點  
為民神宗嗣位將召還未聞命卒克家宣城人舉進  
士授戶部主事改御史隆慶六年正月偕閩官疏言  
諭嚴太子英統于重師傳宣深禮宗致若世子齒學  
慈刺匪準失明條禮裁定禮儀伴若失若憲毋襲近

尋常制因引程頤坐講之說為請忤旨謫潯縣丞餘  
奪俸二載萬曆中累官雲南副使

張應治字休徵秀水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由行人  
改南京戶科給事中隆慶二年春以聖節加恩輔臣  
及諸官應治以為非制請聽諸臣辭免以昭廉讓忤  
旨被責讓未幾劾廣東巡撫李佐貴州巡撫杜拯不  
當濫竊鉞二人坐罷初世宗齋醮繁興詔南京司禮  
監增造神帛因廣募工匠徵派料價甚為民累至是  
齋醮已停而徵派如故應治請不禁舊額者一切停  
罷報可其秋以災異陳勤政親賢立信足兵足食弭



竊竊枉七事人妄謂天心仁愛人君修德禳災不需  
專責臣下而勸帝停內批罷巡幸撤織造內臣語甚  
切真帝意頗不懌尋劾南京中官邢保乾沒帑金事  
下南京刑部尚書孫植等坐保監守自盜保坐遣戍  
明年以失律遣將劉賈田世威黃緣貫死上疏論奏  
刑部尚書毛愷等言二將得釋臣等不能據法力爭  
余亦言屢至臣等不勝愧請中嚴前者如三年後無  
狀寸切即行顯戮帝納之應詔居諫垣力抗權倖數  
進諫言時號稱職會高拱秉鈐熾應治常劾已出為  
九江知府府執齋軍儲萬石後去廣被盜藪然餉

衛卒之食時至，薛稷應治力請于上官，得復故歲。稷他府民多流入境內，或議逐之。應治不可，亟發廩賑濟。居官廉正，自持屬吏凜凜奉法。萬曆初舉治行舉。吳遠臨清兵倂副使卒官。

劉喬庸，雒陽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兵部主事。尋改禮部，兼翰林侍詔。穆宗於裕邸進員外，部穆宗即位，以藩邸恩擢尚寶卿。已而藩邸舊臣相繼柄用，獨喬庸久不調。大學士高拱亦以故諍官再起任事。願壽忠奮庸疾之，隆慶六年三月，上疏曰：陛下踐阼六載，海內非不以安外，喬昨不威，順然而災，疾未消。

伏機可慮朝綱若振飭而大柄漸移仕路若肅清而  
積習仍故百僚方引領以覩勵精之治而陛下精神  
志意漸不逮初臣念潛卽舊恩諷不恐默謹條五事  
以俟英斷一保聖躬人主一身天地人神之主必志  
氣清明精神充固而後可以御萬幾之繁望聖慮思  
得托之重念保守之難凝神定志忍性抑情毋逞早  
與之娛而輕萬年之慮毋徇無涯之慾而忽易敝之  
身如此則無疆之福可長保也二總夫權人主操權  
樂征伐之柄必一政一令威稟上裁而後臣下莫敢  
違其私令執府憲所擬議百司之所承行靡不奉詔

昔也而其間從違之故陛下嘗出獨斷否乎國事之  
更張人才之用舍未必盡出忠謀協公論而無敢以  
私意上下恩仇自快者臣願陛下躬攬大權凡庶府  
之建白聞臣之擬旨特留清覽時出獨斷則臣下莫  
能測其機而政柄不致于旁落矣三慎儉德人主富  
者四海往往奢欲易縱謂財用不窮未足深病不知  
府庫之藏皆小民脂膏也財耗則民窮民窮則國隨  
之矣陛下嗣位以來傳旨取銀不下數十萬求珍異  
之寶作蓋山之燈服御器用悉鏤金雕玉其于身心  
實困何所裨益而好之若是生財甚難靡散無紀良

可惜也願察內帑之空虛思小民之艱苦不作無益  
不責異物則國用充羨而民樂其生矣四覽章奏人  
臣進言豈能一一皆當乃其心固欲效忠于國升陛  
下一切置之不覓非惟沮忠良獻納之誠抑恐權奴  
蔽壅勢自此成矣望陛下留神章奏曲垂容納言及  
君德則反己自修言及朝政則更化善治聽言者既  
見之行事而進言者益樂於效忠矣五用忠直忠直  
者國家之幹也適歲進諫者或以勤政或以節用或  
以進賢退不肖此皆無所利而為之由于忠直之所  
發非苟承望風旨肆攻擊以泄他人之情迎合權要

表薦拔以樹黨朋之黨者此也而陸守顏等避之也  
尚首林壑是自棄其餘也願恕狂悖之罪嘉批鱗求  
拔登之有位以作士氣則謹規日聞裨益非抄說不  
希但報聞不怒也而一時附拱者謂奮庸久不從官  
有怏怏心因行風刺相與詆訾之給事中涂夢桂遂  
劾奮庸動搖國是會科臣曹大楚亦劾拱十罪帝既  
斥之矣工科給事中程文因奏拱竭忠報國萬世永  
賴奮庸與大楚潛構姦謀傾陷元輔罪不可勝誅章  
並下吏部時拱方掌部事陽為二臣祈寬帝不許竟  
謫大楚乾州判官奮庸與國知州夢桂文符拱門生

夢桂極致奮庸文別感稱頌拱又盡舉大桂奏中語  
代拱剖析若自辨者士論恥之奮庸謫官兩月會神  
宗即位遂擢山西提學僉事再遷陝西提學副使以  
病乞歸卒大桂已縣人由進士為戶科給事中其劾  
拱張居正實使之萬曆中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江  
西以貪劾免

論曰榜宗之世言路諸臣匡違補闕視嘉靖中為發  
舒矣然而片牘朝陳嚴訂暮及隆慶六年間以忤權  
賈斥逐者比比而是此忠臣志士所以扼腕而垂涕  
也蓋帝承世廟之餘統稱寬大而宦官用事致聽納

遂微高拱身居輔弼顧先惡異己以長佞而怙非人  
主耳目即安得不蔽斯時而欲求止鞏誠哉其難矣